

流年碎影忆母亲

张万银

岁月的河流里总有几朵浪花留存在记忆中,那是关于母亲的一些往事。我怀念母亲,常常想起的都是那些生活里的琐碎细节。

一双鞋

那是我10岁的夏季。母亲刚做好的青布鞋穿着很舒服,走路如同踏在钢琴上,每一步都奏出童心的快乐。

一个雨后天晴的下午,我们几个小伙伴渡过河,到对岸的河滩去玩。灰蒙蒙的暮霭漫上河面的时候,才想起该回家了,却陡见河水仿佛又涨了些。水面上拧成一个又一个泛黑的漩涡,好像贪玩的孩子抽出的陀螺。我把鞋子夹在右腋下,和伙伴们拉拉扯扯地探入河流,河面上已映出溶溶月光。

莽莽撞撞地试探前行,忽然,“哎哟!”我一脚踏空,身子一歪,一个趔趄,被冲入激流。伙伴惊回首,本能地伸过一根柳木棍,我用右手紧紧抓住,才费力地挣脱出河水的极力“挽留”,狼狈地爬上岸。惊魂甫定,才觉得右腋下空落落的,轰的一声热血冲上脑门:我的鞋!抬眼寻觅,但见滚滚河流东逝水。我的眼泪流下来,泪水中有悔恨、内疚、害怕……

回到家,母亲见回来的是“赤脚大仙”,非常生气,脸色涨红,劈头盖脸地一顿痛骂;闪电过后是暴风雨——挨了一顿笤帚疙瘩。痛

悔之余,我对母亲亦不无抱怨:不就是一双鞋嘛,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呢?

第二天晨鸟啾啾的时候,一只微温的手摩挲我的头,温和的声音响在耳边:“今天先穿这双鞋去上学吧。”我一骨碌爬起来,见母亲手里拎一双鞋,头嗡的一声就大了,那是一双破旧的布鞋,女式的!望着我红如鸡冠的脸,母亲略带歉意地说:“先对付穿几天,我再给你赶做一双。”十岁的小男孩已有了朦胧的性别意识,常听里巷的人说,宁穿破,莫穿错。足蹬“金缕鞋”,伙伴们会怎么看?

唉,没办法,磨磨蹭蹭挨到快上课时,我还是穿上了这双鞋,偷偷地溜进教室,赶快把双脚藏在桌底。从此我开始“披星戴月”:早晨“天青里欲滴”时就上学,晚上“月上柳梢头”时才回家,如树林中的小松鼠,见人躲躲闪闪的,直躲闪到我穿上新鞋。母亲在做工做家务之余,三更灯火五更鸡,贪黑起早地赶活儿。鞋做好了,母亲却累得病倒了。每忆及此就心痛!

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。我这一生走过多少路,穿过多少鞋,都不记得了,可唯有这双鞋,让我永生难忘。

一封信

这封信是1980年秋天,我在大学读书时收到的。信封上,发信的地址确实是我家的,但字迹很陌生,还是用铅笔写的。这让我很纳闷:云中谁寄家书来?

一句话

2013年春末,我回东北老家看望母亲。老家红砖房窗前的月季花、蝴蝶梅已绽开笑脸,红红白白天真烂漫;小院的菜地里一片青葱翠绿,几只黄蝴蝶翩翩起舞,清点缀着蔬菜瓜果。一片黄铜色的阳光落在小院里,落在祖孙三人——母亲、我、重孙身上。坐在暖融融的春风里,我们絮絮闲话家常。重孙是大哥家的第三代,乳名叫小鹤,由母亲照料着。5岁的小顽童正拿凳子当马,边骑边挥鞭吆喝:“驾!驾!”玩得亦乐乎。

母亲知道我在北京做高考辅导工作,闲聊中问我辅导的学生有没有考上清华北大的,我说:“有啊,每年都有。”母亲微笑着对小鹤说:“你长大了,能赶上你二爷爷一半,太奶奶就知足了。”小鹤手中的鞭子停在半空,一双黑莹莹的眼睛看了看太奶奶,又看了看我,没听懂。可我却听懂了:母亲是在变相地夸奖我。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。

我小时候贪玩淘气,从未得到过母亲的表扬。我在家分工挑水、劈柴,但不是水缸发生“旱灾”,就是灶边后继无“柴”。我常被母亲训斥责骂,有时甚至“家法伺候”。长大后,读到作家琦君的散文《妈妈罚我跪》,我不由得会心一笑,因为母亲也常常罚我跪,在兄弟姐妹中我跪的次数最多,被他们嘲笑为头等“跪族”。

母亲对小鹤说的这句话,是我这辈子听到的她唯一一次夸奖我的话,是对我不断成长的肯定,让我感到温暖,也深受鞭策。

写完这篇文章已是夜深。我的思绪仍然沉浸在流年碎影中,沉浸在对母亲的回忆里。我之所有,我之所能,都拜母亲之所赐。古代的《孝经》上说:“十月胎恩重,三生报答轻。”这“轻”与“重”的对比,足以说明母亲的鞠养之恩难以报答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?

寻味于陋巷

梁克蛟

要不是网上推荐,到了店门口,还真有点不敢进门:角上摆着几盆花草,光秃秃的;两枝青藤一左一后,爬上了墙,镇守着大门。犹豫了一下,还是推开了门。向那窄窄的过道里一望,顿时豁然开朗:不大的店面,早已坐满了食客,鼎沸的人气扑面而来。鱼肚白地砖,黑皮沙发,大理石纹餐桌,这家排名第一的私房菜馆,看得出有点年纪,但看不出有啥特别。

这时,“小二”现身了。窄窄的过道上,他斜着细身,长臂一伸,菜就上了桌。他后腿一撤,转身问我:“几个人?”我伸出了一根手指,他抛了句“等会儿给你点菜”,就没影了。

趁空,我继续四顾。居酒屋式的厨房前头,挂着一幅“缘于食随”;也有些诗词,苏轼的,刘禹锡的,甚至还有周邦彦的《梅雨霏》,配着架上的钟鸣鼎器。

“小二”忙完了隔壁桌,转了过来。“每天的菜谱都不一样,菜场有啥,我就做啥。今天有蛋包饭、鳗鱼饭、卤西瓜……”一个个菜名嘴里啦啦地跳进了耳朵里。“我吃不了那么多。”“那你不要吃蛋包饭。”这是店里的招牌,我看了眼隔壁,一盘金光灿灿点缀红。

“几个蛋?”“八个。”惊得我直摇头。“要不吃碗面吧,其他的你一个人吃不了。”我们俩一商一量,像在自家厨房似的,很快就敲定了。“小二”进了厨房,又成了“主厨”,他转了几个圈,端来一大碗明黄的汤,闪着粉白的乌冬面,点缀着紫红的萝卜片、几只大螯虾,洒下一海翠绿。好一幅碗中活色生香。

吃饭间,又来了几拨人。有的人刚跨入门,远远地就朝厨房报起了菜名,到了里头又商量起再加个菜。有两三好友齐来,先喝上一杯。“主厨”从架上取了杯子,冲洗一番,再问要吃点啥,来人说了句,你看着上吧,有啥吃啥。

真有点像回了家,往沙发上一躺,整个人就松了下来,只等着开吃;而这个家,现在是邻居大哥家的私人客厅。

吃完饭,在葡萄酒架下看到一块小黑板,工工整整的楷体述说着店的由来和心愿:只求简简单单烧菜,平平淡淡生活。再抬头一看,在屏风背后,还藏着一幅字——陋室。

看着门口那把躺椅,想着闲时店主躺在上面,眯一会儿;或是拿起椅后的鱼竿,出了店门,走上几步就到了湖边,抛下鱼竿,正是一个快活神仙。

曾经的酒店大厨,如今隐匿于小巷,一手掌勺,一手执毛笔,经营出一方人情天地,甚好。

冰上的时光

刘忠民

小时候的冬天,玩冰是唯一的游戏,工具有冰车、冰板、冰尥……这些东西是买不到的,大人们也没空管我们,只有自己动手了。好在家里有锯、斧子、钳子等工具,无师自通的我找来宽窄窄的板条、粗铁丝、钉子,就开始自己制作起来。

冰车个头大,需要费些材料和工夫。截下两条10余厘米宽、40余厘米长的板竖起来做车底板,将它们一头锯一斜角,铁丝两端弯成倒钩,钉挂在木板底做底条。然后在竖板上面钉上一排横板,叮叮当当半晌,一个矮趴趴、板正正的冰车就诞生了。和冰车配套的是两只用于滑行的手挂冰杵,用两根细细的木棒,顶端钉一根铁钉,钳出尖端就成。坐在冰车上,一手攥一根冰杵,用它杵冰作前行的动力,滑出“哗哗”的声响,飞速前进,那种自由、惬意,是无法形容的。

冰板是稍小一些的物件。把两块长宽与鞋底相当,厚约寸余的木板锯成一个凸字形,板底钉上两条平行的铁丝做辐条,凸出的那一小截有一寸多长,再把它削去二分之一厚,在缺失的空隙处顺着钉进四颗铁钉,以便像利爪一样抓冰。将两只冰板用麻绳束缚在鞋底,它的原理有点像双排轮的旱冰鞋,翘起脚尖起跑助力,然后平踏,如冰刀一样滑行。滑冰板需要身体平衡、收放自如,胆小的人不敢玩,我练了半天,屁股摔得疼了一晚上,才练习成功。滑上冰板,“咪咪咪、哗哗哗”,很有气势,风声在耳边呼啸,河边的树木倏然而过,速度与激情同在。

冰尥做起来要简单许多。取一段手脖子粗、两寸长的湿松木,削出一寸长的尖,关键是要在尖头的位置钉进一粒锃亮的滚珠,还要搓一条麻绳做鞭子。冰尥在冰上转,摇臂舞鞭,不断地抽打,冰尥就“悠悠悠”不停不歇,几个人的冰尥在一起,比赛谁转的时间长久。

当然也有没有玩具的,但每个人都不愿停下来,或是边跑边用鞋底滑行,或是干脆躺在冰上打起滚来,怎么开心怎么玩!

门外忽望月

陈雪

深夜晚归,进小区时,不经意间抬头,撞见了悬在高远处的月亮。好久没有见过那么透的月亮了。薄薄的一片,像是别在夜空里的徽章。油黄黄的一枚,像是温润千年的松脂琥珀。

任由月光撩拨,我的思绪从此时此刻溯流到久远的过去,又从过去漫回到此刻。有谁懂得我此刻的幸福?跨越近千年的时间阻隔,我竟在这样一个深夜偶得了苏轼的生命感受。

“夜饮东坡醒复醉,归来仿佛三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鸣。敲门都不应,倚杖听江声。”我们总是匆匆走出家门,匆匆匆匆回家,限于营营,疲惫不堪。门是一道阻隔,门里面是生活,门外面是生存。生存把人的精力榨取殆尽,留给生活的只剩一具坍塌的躯体。可是,生活里不是只有勃发进取的,不是只有焦虑疲惫的,还有头顶的月亮,江边的风声,以及那一艘单薄却任性的小舟。

月亮渐渐下移,夜色愈发浓郁,空气似被冰冻过,凉意沁人。花坛里,不知谁种下的向日葵至今还艰难举着花盆,那么吃力,那么坚定,就好像与月亮遥相呼应似的。我走过去,扶住花盆,抠出几粒瓜子。瓜子的清鲜扑鼻而来,那是最原始的生气,是草木的味道。我咬住一粒,吐出壳,咀嚼瓜子仁。它的仁有一股浓浓的生味,生味的边缘有浅浅的微甘,微甘后面还带有一丝薄薄的苦。

我总是迷恋远方,觉得美与善只存在于遥远陌生的地方,存在于伟大崇高之处,然后不停地攀登,不停地拔节生长,妄图触摸到美与善的枝骨,并为自己能独享它们而暗自窃喜。然而,这晚我才懂得,它们就在身边,在一枝一叶里,在一草一木里,在一片月色里,在一片心里,也在我的心里!

或许我们每个人在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的时候,都应该在门口停一停,抬头望望月,忘出片刻的闲,望见自然早就馈赠给我们的礼物。



雪原奔马

12月12日,东乌珠穆沁旗的牧民在雪原上驯马。冬季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草原被白雪覆盖,牧民赶着马群在雪原上驯马,为八方游客呈现了骏马奔腾的壮观景象。
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

草垛是冬天的花儿

雷亚梅

冬天,万物萧瑟,百花凋谢,劳累了一年的大地开始休养生息。儿时,在农村长大的我,总喜欢把高高垒起的稻草垛想象成盛开在冬天的花朵。远远看,沿河而居的村庄,房屋随着地势起起伏伏,家家户户的小院前垒起的草垛,像草黄色的花朵,把村庄衬托得格外祥和温暖。

时光一点点走向岁月深处,寒冬来临,浙浙沥沥的雨,急急切切的冰豆子,轻轻柔柔的雪,庄稼后继地落入黛瓦的屋顶与草垛中,覆盖了一层薄雪的草垛,瞬间变成了洁白晶莹的冰花,开得十分冷峻自得。觅食的麻雀

来了,它们顶着严寒,成群结队地栖息在花朵上,时不时翻找着残存的秕谷壳。

傍晚时分,天色朦胧,忙了一天的细碎活儿,母亲才顾得上生火做饭。点燃一把稻草做火引子,灶上的米饭在铁锅里“嘎嘎嘎”地翻滚,这是稻草与谷粒分离后的第一次相遇。青灰色的炊烟从烟囱蹿出来了,携带着饱经风霜的故事,淡淡的稻草香夹杂着糯糯的米香,飘向庭院寂寞的树枝,飘向萧瑟凋敝的旷野,丝丝缕缕,浮浮沉沉,袅袅婷婷。

天气好的时候,太阳会把草垛晒得懒洋洋的。村里调皮的孩子围着草垛捉迷藏、玩游戏。此时,草垛散发着独有的芬芳,它们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整村的孩子们,像蜜蜂围着花儿采蜜一般,围着草垛,嗡嗡地闹着。

屋后的那片芦苇地

鲁北

初冬时节,有一点凉意,母亲一个人弯着腰,在芦苇地里,割芦苇。微风吹着鹅毛般的苇絮,也吹着母亲花白的头发。

一年又一年,芦苇站起来,又倒下去。那一年,我决定把我在村子里居住了十几年的土屋卖了。那已经是搬到县城居住很多年以后了。那几间土屋一直闲置着,被风刮着,被雨淋着,被岁月侵蚀着。

我们小村居住分散,一家一户的,隔得很远。我和东邻隔着十几米,与西邻隔着三四十米。我家房前有一片荆条,屋后有一片芦苇。母亲最在意的是屋后的那一片芦苇。

买主是我的西邻。他买屋不是居住,那几间屋可以当鸡舍,以便于他扩大再生产。那几年,他在村子里孵化小鸡,在附近村庄小有名气,销路畅通,他想扩大规模,就看上了我们闲置的那几间土屋。

几年过后,他他家去了外地。他自己家的房子舍弃了,我家的土屋也舍弃了。没有几年,风刮日晒的,他家的房子和我的房子,都成了危房。

我的那几间土屋位于村子的最西北角,向西、向北500米内,没有庄稼,除了盐碱地,就是茅草地,很开阔。北边有一个油田的加温站,算是我的近邻。

那些年,土地碱化严重,种庄稼靠天,雨水大,就涝了,雨水小,就旱了,风调雨顺的时候,庄稼才长得好。我屋后的那片芦苇地,在低洼处,有得天独厚优势。

春天,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层草芽芽。到了夏季,阴雨连连,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,

芦苇长得绿油油的,太阳一照,叶子上泛起亮光。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,水鸭子在里面觅食。那些芦苇,无忧无虑,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绿了,枯了,又绿了,又枯了。

那些年,到了初冬,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,母亲就拿出镰刀,去屋后割那些芦苇。一割三四天。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捆起来,攒在一起。

过不了多久,有到村子来收购的,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。几年之后,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,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,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。那些芦苇,其实卖不了几个钱。但每年母亲都执意去割那些芦苇。